箋註陶淵明集

補註陶淵明集總論

廬陵後學[illegible]集錄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眞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朱文公語錄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
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
淵明詩非着力所能成也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以附于
三百篇楚詞之後為詩之根本準則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
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
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
東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

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
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
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
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
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
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
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
蜋糞丸比哉

東坡曰孫宰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東坡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葛常之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

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摛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亦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黄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

鍾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山谷道人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輙病其放孔

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山谷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illegible]

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胡仔苕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

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

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是

乎此言盡之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淡

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

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

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翦剔是

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

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

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剌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陳后山曰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窻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絶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

蔡寬夫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
發於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
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者然榮
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
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
者哉亦力勝之耳唯淵明則不然觀
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
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
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

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
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
肖之實何可欺乎

東坡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
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
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
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
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湯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

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按祁寬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為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

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曆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張縯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併記之

按張縯曰梁昭明太子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

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
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
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
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
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
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曰潛也何敢
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
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箋註陶淵明集總論

箋註陶淵明集目録

卷之一

詩四言

卷之二

詩五言

卷之三

詩五言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二首

卷之四

詩五言

箋註陶淵明集目録終

詩四言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潘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

停雲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湛讀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一句蓋謂晦暝雲霧滄桑陵遷谷變之意有酒有酒。閑飲東牕。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謂相招以事新朝也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嵩亮之日以停雲名篇乃周詩[illegible]

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

時運。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illegible]

和偶影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

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矚之欲切視也

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

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沂魚衣切水名出

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史記曰黃帝爲有熊帝堯爲陶唐

湯東澗曰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之爲言謂其無外慕也故寤寐交揮

浴沂者之心矣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顦顇（顦顇與憔悴同）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 嗟予小子禀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或曰志當作忘苟得）

功弃不舍詩一辭曰曷盖身答其慶學而樂數云爾我之懷矣怛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趙泉山曰：此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義熙二年丙戌，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靖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

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為
已任回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
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
決策歸休矣

贈長沙公族祖

長沙公於余為族一作余於長沙公為族祖
同出大司馬漢惠帝時陶舍昭穆既遠已
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

禮服遂悠歲月彤俎感愆行路眷然躊躇〇於穆令族亦攜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營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〇伊余云邁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〇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簣雖微終焉爲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遺音問其先

誠齋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

[illegible]張敦念茲碩初老泉族譜引正
淵明詩意而淵明字以意多尤可
涵詠。
西蜀張縯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爲
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
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
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
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爲吳昌侯
君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

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遘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爲長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或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皆以族字斷句不稱爲祖蓋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爲族文云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爲稱乃

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為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見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酬丁柴桑 柴桑潯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飡勝如歸。聆善若始。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寔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

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

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覯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隣。時新居南里之南村 即栗里隣新居隣比。○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

[illegible]來不見。如何不思。○嘉遊未斁。誓

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昔我去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稼穡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趁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儷左傳僖三十三年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壟畝矧伊衆庶曳裾拱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不儲儋石言一儋一石應劭曰齊人名罌爲儋石受二斛

漢書音義曰儋一斗之儲飢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陶冊之先曰伊祈氏升唐侯為天子後遜于虞依遊陶丘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丹朱復有庶子力以及舜初家于嘗以丹朱為尸因封於唐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情董父好龍能擾命豢龍擾陶丘而舜之燕

于奉先之祀於陶丘者或世業豢龍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雄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堯之裔累以擾豢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死帝醢饗後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於豕韋商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

穆穆司徒○左傳戡商民七族陶氏其一也陶氏授民是爲司徒蓋豕韋之後陶姓始經見於此歟

族以邑○原陶處氏族之所自來也○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虯遠雲○虯奇摎切俗作虬非無角龍也

奔鯨駭流○二句喻狂暴縱橫之亂也天集有漢

眷予愍侯○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

書誓山河啓土開封高帝與功臣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書誓山河謂此盟也亹亹丞相孝景二年陶青為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十句喻汎之分散按時有語默運因隆窊○窊烏瓜切凹也上句言陶青之後未有顯者也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按別傳陶侃字士衡仕中晉在軍四十一載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薨於成帝咸和九年追贈大司馬謚曰桓○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言長沙公心謂其高遠也○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陶茂[illegible]以岱為祖按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為祖陶茂為武昌太守

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茲慍喜。父姿城大守生五子史失載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孔伋因求思而言章玄成詩雖謂其為企其齋而誰謂德[illegible]其無而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

天地鬼神屬之乎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凡百有心矣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瀨免于孫禍不屢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張循卿先生高蹈獨善宅志郡[illegible]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弟訓誨有命于詩有貴乎詩有吾儀等號先生既厚積於躬薄

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
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
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靖節之裔不見
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
文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
愚何其挂懷抱此固以文為戲耳
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美與驥兒
亦豈不可哉
趙泉山曰靖節之後史逸其名雖

載於陶茂麟家譜而其行事亦與

從老見惟命于詩曰於皇仁考淡

焉虛止寄迹風雲眞玆慍喜其文

于風規蓋相類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憩起例切息也和風不洽翻翮求心託言歸而求志下文豈思天路音同顧儔相鳴景庇清陰○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

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繳之若切矰矢射也生絲繫也）已卷安勞。（卷與倦同）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一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二

詩五言

形影神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玆適見

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
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洏如之切 漣洏流皃）
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
酒莫苟辭

影荅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
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
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
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

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彭祖姓籛名鏗顓頊玄孫進雉羮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日醉釋前篇立善釋後篇甚念

傷吾生亞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九日閑居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illegible]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空視時運傾栢易弋之事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淹留

無成語人語也今反之謂不得於
彼則得於此後樓遊記爲拙亦同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東坡曰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

歸園田居六首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

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又曰採菊東籬下悠

然見南山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則疲精力至死不悟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前漢王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東坡曰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

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

榛步荒墟徘徊丘壠閒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其五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其六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皋爲末篇東坡亦因

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詠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不類

東淵曰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山名在武林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

醱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西清詩話曰此篇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

東湖曰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

遊斜川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駱庭芝云曾城落星寺也殆之膺所有者）魴鯉

躍鱗於淵爻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皐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皐邐想靈山有愛嘉名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逝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

夙爲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

（湍急瀨也）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迴澤散游目緬

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九重注見上）顧瞻無匹

儔披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

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

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

歲倏五十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

語證之序爲悞今作開歲倏五日

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比講禮

校書

負痾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應你表羣士響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春秋云晉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

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泉山曰挾靖節不事覲謁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者以遠公順寂之後雖隱君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游世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潁之事微識之

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

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
終日夕觴至輒傾盃情欣新知歡言詠遂
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
謝冥報以相貽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
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
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
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
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諸人共游周家墓栢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弾吹尺偽切感彼栢下人安得不爲歡清歌散新聲緑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二十其婦發偶繼取翟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螟蜮蟲氏虫冰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蟲意出螟蜮當是螟螣風雨縱橫至收斂

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謂日烏月兎飛走之速也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

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緣古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為辭欲被絃歌乎

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叙平素

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

務紀實也

荅龐參軍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

春再交欵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

云數面成親舊况情過此者乎人

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

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本旣

不豐（謂豐弊也）後老病繼之輒依回乞

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楊公楊朱也）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

每應秋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

數斗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

西緣物新人唯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

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曹子建詩其愛玉體）

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南窗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

今定何間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
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
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
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趙泉山曰按晉傳靖節未嘗有喜
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
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
安知物為貴獨飲詩云試酌百情
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

無所先此酒中實際理地也豈在藥醫嘗之語

移居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即栗里也）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illegible]（延年殷景仁龐通之輩）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illegible]（見王褒傳）疑義相與析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音升任也）無為忽去茲（言此樂不可勝無為舍而去之韓子亦曰樂之終身不厭何事外慕）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和劉柴桑（遺民嘗作柴桑令）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時遺民約

晴節隱山結白蓮社晴節雅不欲須與社列但時復往還於廬阜間荒塗無歸人時時見發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爾雅田三歲曰畬晴節自庚戌從君畬酒村已用秋矣分秋穫後復應畬比谷風轉淒薄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趙泉山曰谷風轉淒薄四句雖出於一時之諧謔亦可謂巧於處窮

矣以弱女喻酒之醨薄飢則濡枯腸寒則若挾纊由盡貧士嗜酒之常態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櫚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新葵鬱北墉嘉穟養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游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
飈開我襟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園蔬
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
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
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遥遥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

高嵐景瀲陵岑聳逸峯巒遠瞻皆奇絶芳翰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比貞秀姿卓爲霜下傑猗歟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illegible]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凄且厲百卉具已腓（四月詩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爰以履霜節（集本作各傳寫之誤）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欲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

還懸車斂餘暉（淮南子曰爰止 息是龍懸車）逝止判殊

路旋駕悵遲遲目送迴舟遠情隨化遺

按年譜此詩宋武帝永初二年辛

酉秋作也宋書王弘（名元休）為撫

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

太守（今黃州）被徵還謝瞻為豫章

太守（今洪州）將赴郡王弘送至湓

口（今潯陽之湓浦）三人於此賦詩叙別是

必休元要靖節預席餞行故文選

載謝瞻即席集別詩首章紀座間
四人

與殷晉安別 景仁名鐵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大尉劉裕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懶真子云遊好非久長日本作非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

[illegible]筇杖肆游從淹留忘皆晨語默自殊跡

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與言存於春飄

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

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

過便念來存故人

贈羊長史 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 關中 作此與

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

賴古人書山谷云正賴古人書蓋當時語或作上賴甚失語意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洛陽西晉之故都長安乃秦漢所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謂宋公裕始平一燕秦也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時松齡循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詣洛行府賀平關洛原詩意謂節初欲從松齡訪關洛會病不果行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貰侍夜切賒也貸也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擁懷累代下

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
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
尚友之心
湯東澗曰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
之迹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旣一則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
訪而獨多謝於商山之人何哉蓋
南北雖合而世代已易但當與綺

角遊耳遠矣深哉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悲泉見前驟驥

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白言白駒之過隙

髮一已繁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

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

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

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顦顇由化遷

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湯東澗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矣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史記律書五月也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萎陽不用事故曰賓清朝起南颸颸息茲切風也不駛亦不遲駛踈

吏切疾也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閑雨紛微
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
奈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
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
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
人在九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門前
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竟未免為山不

及成慈母沉哀疚二胤纔數齡雙位委空
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
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
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二